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意识批评、语言分析、行为研究 ——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之批评

Consciousness Criticism, Literary Language Analysis,
Speech Acts Study:

Reconsideration of Hills Miller's Criticism

○ 肖锦龙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意识批评、语言分析、行为研究 ——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之批评

Yishi Piping, Yuyan Fenxi, Xingwei Yanjiu:
Xilisi Mile de Wenxue Piping zhi Piping

○ 肖锦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批评、语言分析、行为研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之批评 / 肖锦龙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

ISBN 978-7-04-030737-5

I. ①意… II. ①肖… III. ①米勒, J. H. —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090 号

策划编辑 陈 瑛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编辑 陈 瑛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封面设计 张 志

版式设计 王 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0 000
插 页 2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1.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0737-00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锐意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思想库作用，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社会事业，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离不开创新。树立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学风，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营造有利于学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此，自2006年始，教育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旨在鼓励高校教师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欣然为后期资助项目题字“厚积薄发”，并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亦为此题字“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此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优异成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目 录

导言	1
I 意识批评——希利斯·米勒的现象学批评之批评	5
一、现象学批评的理论背景	5
(一) 批评景观	5
(二) 理论资源	6
(三) 文学观	9
二、现象学批评之批评——从《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谈起	12
(一) 批评理念之批评	12
(二) 《匹克威克外传》批评之批评	15
(三) 《远大前程》批评之批评	24
II 语言分析——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之批评	43
一、解构主义批评的理论背景	43
(一) 批评景观	43
(二) 理论资源	44

(三) 文学观	50
二、解构主义批评之批评——从《小说和重复——七部英国小说》谈起	57
(一) 批评理念之批评	57
(二) 《吉姆爷》批评之批评	62
(三) 《德伯家的苔丝》批评之批评	71
(四) 《达洛卫夫人》批评之批评	91
 Ⅲ 行为研究——希利斯·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批评之批评	105
一、言语行为理论批评的理论背景	105
(一) 批评景观	105
(二) 理论资源	106
(三) 文学观	109
二、言语行为理论批评之批评——从《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谈起	116
(一) 批评理念之批评	116
(二) 《梅西娅知道些什么》批评之批评	119
(三) 《瓦莱里家族的最后一人》批评之批评	129
 结语	139
一、米勒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和贡献	139
(一) 探异批评	139
(二) 内在结构研究	147
二、米勒文学批评的局限和话语形式批评	152
(一) 米勒文学批评目标的局限和话语形式批评理路	152
(二) 米勒内在研究的局限和文学话语形式批评方法	159
 参考书目	163

导言

由于不满于旧的机械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批评界介绍引进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的所有理论批评方法和概念术语都被介绍了过来。不过一直以来由于理论批评界将主要精力放在阐述和解释西方的文学理论观念和概念术语上，而未对西方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活动和成果给予充分关注；对西方当代理论批评的探讨述评较多而反思批评严重不足，造成了对新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入透彻、对新方法的应用不够得心应手、批评方法得不到彻底更新、批评水平得不到根本提高的尴尬局面。鉴于此，本研究项目拟将研究重心从对西方当代理论批评的概念术语的理论阐释转移到对批评实践活动和批评成果的具体分析上。具体而言，主要探讨20世纪后期西方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批评实践活动和批评成果；不以平面介绍米勒的理论批评观念为重心，而以反思批评其批评理路方法和批评实践活动为重心。

众所周知，希利斯·米勒是当代美国以至西方最杰出的理论批评家之一。他曾担任过北美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现为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在美国和国际理论批评界有崇高地位。他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在中国理论批评界颇具影响力。从米勒的学术成果看，与其说他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不如说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平生出版过20多部专著，其中除了《解读叙事》、《论文学》等少数几部著作是专门探讨文学理论问题的外，其余的著作都是解读具体的作家作品的。20世纪50、60年代他主要完成了《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1958）、《上帝的消逝：五位19世纪的作家》（1963）、《现实的



诗人：六位 20 世纪的作者》(1965)、《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他用现象学批评方法解读了狄更斯、昆西·布朗宁、艾米莉·勃朗特、阿诺德、霍普金斯、康拉德、叶芝、T. S. 艾略特、托马斯·斯蒂文斯、威廉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乔治·梅瑞狄斯、乔治·艾略特、哈代等一系列维多利亚作家的具体作品。20 世纪 70、80 年代，他主要完成了《作为寄主的批评家》(1977)、《小说和重复》(1982)、《语言时刻》(1985)等重要论作，在这些论著中他用解构主义的方法重读了 19 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作品，如雪莱、华兹华斯、布朗宁、霍普金斯、哈代、叶芝、威廉斯、斯蒂文斯等人的诗歌，康拉德、艾米莉·勃朗特、萨克雷、哈代、伍尔夫等人的小说等。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他主要完成了《阅读的伦理学》(1987)、《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1990)、《描图学》(1995)、《黑洞》(1999)和《他者》(2001)、《言语行为在文学中》(2001)等重要论著，在这些著作中他用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批评方法再一次解读了 19、20 世纪西方的一系列重要作家如乔治·艾略特、安瑟尼·特罗洛普、亨利·詹姆斯、克莱斯特、麦尔维、布朗肖、哈代、福克纳、普鲁斯特、史莱格尔、狄更斯、康拉德、叶芝、福斯特等人的作品。米勒平生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阅读和批评上，他的许多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根之于他的文学批评。所以，撇开米勒的文学批评活动不仅无法了解米勒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而且也无法把握米勒在文学理论探究方面的重要贡献。

米勒一直是国际理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抛开数不胜数的引文和零散评论不计，据笔者统计，近几十年国外专门讨论米勒的论作有 300 多种。其中有 100 多种是专题论文和论著。这些论文论著中有 80 多种是讨论米勒的解构主义理论批评观念的。大部分人认为米勒完全接受了德里达和德曼的理论批评观念，是解构主义的典型代表。代表性的评论者有艾布拉姆斯 (M. H. Abrams)、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米切尔·费舍 (Michael Fisher)、维森特·B. 莱切 (Vincent Leitch) 等。有一部分人认为米勒的解构主义理论中保留了传统的理论观念，因而他不是一个地道的解构主义者，持这类观点的重要评论者有威廉姆·凯恩 (William Cain)、道那德·皮斯 (Donald Pease) 等。有 4、5 种是讨论米勒的现象学理论批评观念的，如萨拉·哈拉瓦 (Sarah Lawall) 的《意识之批评：文学的存在结构》(*Critics of Consciousness: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s of Literature*)，裘得·奥索渥斯基 (Judy Osowski) 的《形式的结构概念：罗兰·巴特、乔治·布莱和希利斯·米勒》(*The Structuralist Concept of Form: Roland*

Barthes, George Poulet, and J. Hillis Miller) 等。有 4、5 种是讨论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批评观念的, 如胡斯曼 (Hussman) 的《作为行为的文学》(*Literature as Conduct*), 维森特·B. 莱切的《解构和伦理学》(*Deconstruction and Ethics*), 罗伯特·斯考莱斯 (Robert Scholes) 的《解构的哀婉词语》(*The Pathos of Deconstruction*) 等。有 6、7 种是讨论米勒理论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本质特征的。如但尼尔·舍瓦兹 (Daniel R. Schwarz) 的《人文主义的遗产: 从詹姆斯到希利斯·米勒的英国小说批评理论》(*The Humanistic Heritage: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English Novel from James to Hillis Miller*)、乔纳森·罗斯伯格 (Jonathan Loesberg) 的《从维多利亚意识到阅读的伦理学: 希利斯·米勒的批评》(*From Victorian Conscious to an Ethics of Reading: The Criticism of J. Hillis Miller*) 等追踪考察了米勒从早期的现象学到后期的解构主义的理论发展轨迹, 曼扭尔·阿森西 (Manuel Asensi) 的《J. 希利斯·米勒; 或牛耕式阅读》(*J. Hillis Miller; or, Boustrophedonic Reading*) 论证了米勒理论观念的独特本质即对文学之矛盾性的密切关注和揭示。除专论外, 西方米勒研究的重头戏是短篇书评, 西方的各级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过 200 多种短论, 集中点评了米勒所有的批评著作, 重点评述了《查尔斯·狄更斯》、《上帝的消逝》、《现实的诗人》、《托马斯·哈代》、《小说和重复》、《语言时刻》、《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等论著。

国内讨论米勒的学术成果主要是论文, 共 80 多篇。总体上有如下几类: (1) 有 40 多篇集中讨论了米勒的“文学死亡论”命题; (2) 有 20 多篇讨论了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观; (3) 有 10 多篇讨论了米勒的小说理论和叙事学理论; (4) 有 2 篇讨论了米勒的比较文学观; (5) 有 2 篇讨论了米勒文学观的发展轨迹和实质; (6) 有 3 篇总结了近年国内的米勒研究状况; (7) 有 2 篇分别讨论了他的现象学和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综观国内外的米勒研究状态, 可以明显看到: 过去米勒研究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探讨米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上, 对他的批评实践活动和批评成果未给予充分关注; 除大量的短篇书评外, 国内外学界还未发表过全面系统分析研究米勒的批评实践活动 (包括他的文学批评轨迹) 和批评论作的重大成果。

鉴于米勒的文学研究成就突出反映在他的文学批评中, 而国内外学界还未对其展开充分研究, 本专著主要以米勒的批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 集中考察米勒平生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具体分析他各个时期的重要批评论著, 深入探讨他的文学批评的特点和独到之处, 深切辨析他的文学批评的洞见和盲区。



米勒平生经历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现象学批评，70、80 年代的解构主义批评，80 年代中期以后的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批评三大阶段，他的文学批评发展轨迹堪称是 20 世纪后期美国和西方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的缩影。通过分析、考察、反思米勒的文学批评足迹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刻窥察到美国和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特点和优劣得失。

I 意识批评——希利斯·米勒的现象学批评之批评

一、现象学批评的理论背景^①

(一) 批评景观

希利斯·米勒是20世纪50年代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此时期正是新批评主导美国文坛的时期。正像米勒自己曾分析指出的，二战以前“教授们仅仅进行传记、文献、文学和思想史研究，仅仅满足于人物描述和印象性的价值判断，而根本没意识到还需要理论支持。”二战以后许多退役士兵进了大学，“他们中的大部分对西方的传统差不多是完全无知的”，“新批评部分是为了响应这些二战期间的老兵对文学课的要求的。”“新批评提出读一首诗没有必要拥有关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专门的知识。一个人以前从未学过历史也可以成为好的读者或好公民。一本好词典是文学解读的唯一需要具备的工具。”这种观念和方法符合当时很多人的实际境况和要求，因而得到了迅猛扩展。^②

新批评是在反拨传统的“印象主义”批评和传记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理论先驱是艾略特和瑞恰兹。艾略特指出，文学作品之根基不是个人的思想情感，而是文学形式，

^① 本章中的文字已发表。见肖锦龙：《米勒文学根基论的盲区和中文论的世界意义》，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第25~34页。

^② 上述引文和转述出自Manuel Asensi, *J. Hillis Miller; or, Bousrtophedonic Rea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9-93.



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作品之外的作家个人情感或生活经历之中，而在作品的形式和语言词语之中。瑞恰兹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日常语言的语言；日常语言是指物的，文学语言是抒情的；前者旨在指示事物，越准确明快越好，后者旨在激发人们的情感，越夸张乖戾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人们的强烈的感情；文学语言在指示之表中隐藏着抒情之实，在字面义中寓含着隐含义；文学研究者应将重心放到细读文本，悉心琢磨它的多重含义或言外之意上。艾略特和瑞恰兹之后，兰色姆、布鲁克斯、燕卜苏、沃伦、泰特等一系列批评家着意推出了“文学本体研究”、“构架—肌质”、“悖论”、“反讽”、“张力”、“歧义”等新术语，系统阐发了文学作品之根本是文学形式和语言、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丰富的多重的观念，引导人们将批评重心放在了全力探讨文学形式和语言之多重含义上。

新批评虽然一反“印象主义”批评和传记研究等以探讨文学的各种外在因素如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为重心的批评倾向，将文学批评之重心引导到了探讨文学的各种内在因素如文学形式语言上，开了内在研究的先河，但由于它完全斩断了文学作品与其背景（如作家、社会、文学传统等）的联系，因而明显有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这样到了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乔治·布莱、斯塔罗宾斯基等欧陆现象学批评家的游学美国，随着当时盛行于欧陆的重要批评方法现象学的被引入，新批评独霸美国批评文坛的局面被打破，现象学批评异军突起，成为美国文坛上的一支极具影响力的生力军。

（二）理论资源

现象学文学批评方法根之于现象学哲学理论。现象学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一种承前启后的跨时代的学说。在传统中人们或一味强调事物的物质性的一面，提出世界是物质的、事物是由其物质属性决定的，或一味强调事物的精神性的一面，提出世界是精神的、事物是由精神理念决定的，而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事物是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事物，事物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不可分割，是二位一体的。现象学的贡献正在于，它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首次彻底突破了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想，提出了主客观合一的一元论思想。现象学的思想奠基人胡塞尔指出，事物是意识中的事物，意识是关于事物的意识，意识与事物二而为一，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打造成了无限丰富的世界万象或言“现象”。“现象”即是指呈现于人的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纯粹现象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意向性，即人的主观指向某对象的意识；二是意向对象，即意识的客观对应物。在这两个部分中，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意识是意向对象的内在根据，意向对象在显现、出场之际早已被意识所铸造过了，意向对象是意识的具体显现，材料性的意向对象中无

不贯穿着形式性的意识，无不是由意识“构造”成的。

由于任何一种意向对象，无论是现实事物还是他人的意识观念，都是通过我的意识呈现出来的，所以意识说到底即是自我的意识，亦即“自我”。“自我”从时间的角度看，主要由过去的意识、现在的意识、未来的意识三种成分构成，过去的意识和未来的意识包含在现在的意识之中，“自我”即是生命的现在形态，是我的当下意识。“自我”从空间的角度看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构成的。人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人群中，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他人”包含在“自我”中、跟“自我”同质，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是自在的。“自我”从性质的角度看主要包括“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两种形态。“经验自我”指的是人的现实意识，它是具体的、感官的、变化多样的；“先验自我”指的是人的先天意识，它是人的先天的理性活动，它是普遍的理想的统一的，它是人类知识的最后根据；经验性的意识在“最低的认识阶段上”，而先验意识却是“高一级的认识”，前者基于后者之上，统一在后者之中。^①由于“自我”的存在既是确定无疑的又是先天统一的，所以基于其之上的现象、知识和世界是确定的、统一有序的。

世界既不是纯物质的也不是纯精神的，而是物质和精神的集合体，是我们眼中的实实在在的事物，它基于人先天的普遍统一的先验意识之上。过去人们由于为物质主义或精神主义所蔽，只看到了世界的某种幻象，而未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世界。所以胡塞尔号召人们彻底摒弃传统的各种陈见如“自然的观点”、“科学的观点”，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于世界的看法等，将它们悬置起来，用先天的纯粹的目光去看事物，回到实实在在的事物中，进而回到事物得以建构的原点上即先天的普遍统一的先验意识上，以彻底恢复世界本来的面貌。胡塞尔将他的这种悬置传统的种种陋习陈见回到事物本身去的方法叫“现象学的还原”，将以之为基础进一步找出事物的原型、回到事物的原点上去了的方法叫“本质的还原”。胡塞尔将“本质的还原”亦称为“本质的直觉”，此方法的要领在于：直观自己的意识领域，排除其中感性的、具体的、偶然的、虚假的或歪斜的东西，即非纯粹的东西，将那些稳定的、普遍的、恒常不变的东西展现出来，以最终把握到意识的本质，或者说人原初的纯粹意识。

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是人意识中的事物，是借后者显现出来的，是后者的具体表现形态，是统一的有序的。以此类推，文学世界中的事物自然也是作家的精神意识中的事物，是作家的精神意识的表现形态，是统一的一体的。正是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理念之

^① 参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3~155页。



上,现象学的批评家乔治·布莱等提出了文学是作家的意识的表现形态,是统一的一体的观念。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现象学》中明确指出:“书难道不是其作者的一种手段,用以保存他的观念、感情、梦想和生活的方式以及把他的自我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的愿望吗?”^①“实际上任何作品都浸透了作者的精神。”^②“任何文学文本,诸如论文、小说、诗歌,都有其出发点;任何有组织的话语都产生于初始的意识,并趋向于这意识渐次接触的诸后成点。”^③“一本书在那儿,我意识到我抓在手里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物了,甚至不是一个单纯地活着的人,而是一个有理智有意识的人:他人的意识,与我自动地设想也存在于我们遇见的一切人中的那个意识并无区别。”^④这即是说,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意识的表现形态,作家的精神意识源自他的初始的意识或言“我思”,“我思”最终与“他人的意识”汇同,是人类普遍意识的体现,所以文学作品说到底是人类意识的表现形态。

既然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初始意识的载体,是人类意识的表征,一个批评家要想把握文学作品自然不能不回到作品的原发之地即作家的初始意识上,回到人类意识上。那么怎么回到作家的初始意识和人类意识上呢?布莱认为,批评家首先应该摒弃自己的陈见,进入到作品的语言词语中,然后通过它们进入到作品描绘的现实图景和表现的思想观念中,最后进入到贯穿于这些形象和观念中的作家的初始意识及其深层结构人类意识中:“阅读恰恰是一种让出位置的方式,不仅仅是让位于一大堆词语、形象和陌生的观念,而且还让位于它们所由产生并受其荫护的那个陌生本源本身。”^⑤“因此,阅读是这样一种行为,通过它,我称之为我的那个主体本源在并不中止其活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变得严格地说我无权再将其视为我的我了。我被借给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在我心中思想、感觉、痛苦、骚动。”^⑥“从我被阅读‘控制’那个时刻起,我就和我努力加以界定的那个人共用我的意识,那个是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有意识的主体。它和我,我们开始有一个相毗连的意识。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感情的共同体中,双方所占的部分并不相等。作品固有的意识活跃而有力。它占据前景。它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世界是它的世界、对象是它的对象。另一端是我本身,尽管我意识到它所意识到的东西,我起的作用仍然是无限地微弱,只满足于消极地记录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⑦

①[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②[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③[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④[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⑤[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⑥[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0页。

⑦[比利时]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作品的原点上就有两条路：“其一是从客体到主体，其二是从主体到客体。”^①前者“通过研究结构而努力从客体回溯到对客体施行管辖权的主体原则”，如雷蒙和鲁塞走的就是第一条路；后者“首先是对处于作品深处的思想的直觉，然后才是确认形式”，如里维尔、里夏尔、斯塔罗宾斯基走的是第二条路。尽管两条路在形式上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没有二致：“都承认形式和客体中有一主体存在，并且先于它们而存在”，^②都力图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捕捉到作家的初始意识或者说我思，最后抵达人类世界的深层结构即普遍统一的人类意识。

米勒在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即1953年，受聘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那里他遇到了执教于霍普金斯的乔治·布莱，受到了后者的深刻影响。他在力作《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的第二版前言中明确指出：“提到乔治·布莱，我借此机会带着感激的心情承认我对他的借鉴，在此著中我与他交换看法达数年之久，特别是在安托尼·特罗洛普的问题和叙述者作为一般意识的观念问题上。”^③

（三）文学观

早期的米勒既接受了布莱的现象学理论观念和方法又对之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和发展。跟布莱一样，他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作家的意识的词语表现形态。早在1958年他在第一部论著《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就明确提出：“在文学中每一种景物都是内在景物，正像每一个想象的男人或女人都是作家自己个人的观察或记忆中、他的期望或恐惧中的形象一样。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确是被重塑过的世界，它与作家精神的内在结构完全一致，它同时也是精神，是由词语、由那出自外在世界的一般实体的形式和本质所规定的精神。”^④这即是说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景物是作家意识观照下的环境景物，它的人物事件是作家的意识的折光镜中的人物事件，它的境界与作家意识结构完全同构。文学作品是作家的意识的词语形态。1963年他在另一部著作《上帝的消逝：五位19世纪的作家》中反复申述了这种文学作品是作家的意识、大脑状态、梦想的外在显现的观念：“虽然文学是由语词构成的，但这些词语代表的是大脑的状态。”^⑤以德·奎恩塞的作品为例：

① [比利时]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② [比利时]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③ J. Hillis Miller,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Cleveland: Arete Press, 1979, p. viii.

④ J. 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x.

⑤ J. Hillis Miller, *Disappearance of Go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ix.



“德·奎恩塞的 14 部以上的作品集是其内在世界的展现。”^① “德·奎恩塞的风格正是他的大脑空间的镜子。”^② 1968 年他在另一部力作《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第一章的开首重申道：“像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小说完全是由词语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指向一个想象的或大脑的世界。小说的词语是对作者的精神意识的具体化，是将作者的精神意识呈现给其他的人。小说是由词语组成的事实意味着它也是意识的形式。类似的状况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潜在的意识是在他的身体、他的举动、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言语中具体展示出来的。小说的写作即是一种举动，是小说的最初现实。它将它的作者之所是具体展露了出来。”^③

既然文学作品基于作家的意识或者说经验梦想之上，那么要想理解文学作品除了回到这种意识中去外自然没有第二条途径。怎么才能返回作家的意识或者说经验梦想中呢？1958 年他在《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的序言中指出：“此种研究设定，小说的每一个句子或篇章，无论它是从叙述者的视角或某个想象性的人物的视角呈示的，阐明了想象的大脑和它的对象间的特定关系。一个内在独白的篇章或回忆过去的篇章，以至一连串描写行动中的人物或描绘想象性的场景的篇章，如果当作是阐明大脑与世界间的特定关系的，那么将会揭示某些确切无疑的相似性。这些表面各不相同的因素，交叉重叠，可以相互阐发，展示出它们内在深厚的和谐一致。所有的这一个个篇章集合起来构成了作者的想象的世界。”^④ 换句话说，文学作品是由词句和篇章构成的，这些词句和篇章描绘事件和想象性的场景，借以展示叙述者和人物的“视角”或言意识，从而表现作家大脑中的现实图景或言意识，它们是意识的表现形式，文学批评应从分析这些词句和篇章开始，逐步深入到作品的想象世界中，走进此想象世界的基点叙述者和人物的意识，最后抵达其原点即作家的意识。他在《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中强调指出：“对维多利亚小说的阅读或批评，像其他所有的阅读或批评一样，即是对事物的意识的意识。”^⑤

米勒最早不仅继承了布莱关于文学作品是作家意识的表现形式、文学批评应以探究贯穿于作品中的作家意识为出发点的观念，而且还对之给予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在米勒看来，作家的意识并不像布莱所说的那样源自先验性的“我思”和人类意识结构是普遍的统一的一元的，而是出自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是具体的独特的矛盾的多元的复杂

① J. Hillis Miller, *Disappearance of Go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7.

② J. Hillis Miller, *Disappearance of Go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7.

③ J. Hillis Miller,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Cleveland: Arête Press, 1979, p. 1.

④ J. 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ix.

⑤ J. Hillis Miller,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Cleveland: Arête Press, 1979, p. 1.